

割 芒 杆

●毛有根

盛夏时节,在家乡的山坡上,湖岸、池塘或溪滩边,一簇簇绿绿葱葱的棕茅叶和白花花的棕茅杆花(芒杆花),一副极美的风景。微风一吹,毛绒绒洁白的芒花随风起舞,漫天飘飞,远远望去,像花絮,似飞雪……看到这画面,让我想起割芒杆的往事。

小时候在农村很穷,家家户户住的都是泥墙房,还有特穷的,住在用棕茅盖起来的茅草房里。家里的地面都是泥土的,地面潮湿,凳子椅子放过的地方会留下印迹。所以每个家庭都有两种扫帚,一种竹丝扫帚,一种芒杆扫帚,竹丝扫帚是扫屋外晒坦的,而芒杆扫帚则专门用来扫屋内的地面。

每到6月份,我母亲和姐姐就会约上村里的几位妇女上山割芒杆。芒杆是棕茅抽出的芯,嫩棕茅是牛的最爱,老的棕茅可以用来盖茅草房,老棕茅杆还是造纸的好材料。棕茅叶的边沿有小锯齿,很容易划伤皮肤,所以割芒杆时必须穿上厚实的旧衣裤和鞋袜,戴上帽子和手套,镰刀要磨得飞快,不然镰刀割不动,拉扯时握芒杆的手就会被划出口子。

傍晚边,母亲挑着一担芒杆,姐姐背着一捆芒杆回家了。放下担子并不歇息,她们趁着身上脏,解开芒杆就一根根择起来。因为割的时候特意割长了一个节,这个节是带着芒衣的(芒杆的外壳),必须把这一节截下来。因为这芒衣还有用,晒干后存放起来,用时把它撕成小条,在水里浸泡一下后变软,就特别有韧性了,用它可以扎芒杆扫帚或捆绑其它东西。

遇上雨天,父亲就在家扎芒杆扫把。他扎的扫把既好看又好使,一般一天能扎八九把甚至上十把。父亲经常会把扎好的扫帚送给隔壁邻居和亲戚朋友,听到一句“这扫帚扎得真好”的夸赞,父亲脸上就会浮出很有成就感的笑容。

我成家时建了自己的新房子,用了两年父亲扎的竹丝扫帚和芒杆扫帚。后来老婆说不好意思总用父亲给的扫帚,我们还是自己动手扎吧(因为也没有钱去买)。那时我在教书,工资要到年终才能拿到手,平时用的零花钱,靠卖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、上山拔来的小笋或晒的笋干啥的。

老婆是个精打细算的人,她利用上菜园之便,拖来了一根自家砍过的毛竹尾巴,空闲时间把竹丝拔下来捆成一小把一小把,再把旧扫帚柄和上面的黄藤(一种很有韧性的藤条)拆下重新利用。而我会晚上抽空扎竹丝扫帚。

割芒杆的地方离家比较远,小儿子还在哺乳期,所以割芒杆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了。头天晚上,老婆会做好玉米菜粿,还帮我准备好厚实的旧衣裤和鞋袜帽子,我要做的事就是磨镰刀。

第二天,我早早起床,吃过老婆煎好的粿,收拾妥当,腰系镰刀,提上冷饭包和竹竿钩子,跟着几位村妇出发了。走了一个多小时,来到武夷山脚下,眼前绿葱中一片白茫茫的芒花,微风中摇曳着,似白浪起伏,芒花飞舞时又像小雪花飘落。

我迅速操起镰刀,开始割芒杆。那些长在山旁边的芒杆,用手够不着,就借助竹竿钩子,割好一小把,就用芒叶顺手一缠扔在一边。看太阳当头了,大家都饿了,就坐在一块吃自带的午饭,喝用竹筒装的茶。休息片刻后又开始割,割到晌午了,大家才细细整理担子,把芒杆挑回家。到家后,我像母亲从前那样,把芒杆择好,第二天晒好,敲去芒花后存放起来。等我有空时,再学父亲的样子扎芒杆扫帚。虽然我一天只能扎四五把芒杆扫帚,老婆却没少夸我。

现在想起来,割芒杆是要选对时机的。割得太早,芒丝上的芒花还是紫红的,这样太嫩的芒丝很容易断;割得太迟了,芒花落尽了,芒丝就太老了没韧劲,就像老人家的骨头,疏松而易断,扎起来的扫帚不经使。

芒杆上的芒花变成毛绒绒的白色了,微风一吹会飘落一些,可芒丝上还会有很多芒花……好割芒杆了。

初夏,种下的番薯经过夏雨的滋润抽枝发芽,长出了长长的嫩绿的藤蔓,犹如记忆田埂上的牵牛花,充满希望和活力。

每到这个时节,外婆总是提前一天去菜地里剪来番薯藤,摘下又长又粗的小杆子,捆扎成一把一把,连同四季豆、西红柿、辣椒等自家种的蔬菜,第二天一早赶一个多小时的路,背去镇上的菜市场卖。那个时候,村里老人没有其他经济收入,只靠种蔬菜卖钱,贴补家用。

刚从菜地剪来的番薯藤是很长的,同样也被外婆捆成一把把,有序地放在竹篾编制的菜篮里提回家。这个时候的我,常常是在外面晒坦里玩,被从菜地回来的外婆顺带唤回家。因为接下来,挑番薯杆的活儿是我最乐意做的一件事。

外婆家的房子是那种老式的四个房间的天井房,紧邻的还有一排厨房,也带一个天井。从我记事时起,原本与外公外婆同住的大姨一家五口,由于红星厂的搬迁,已举家去往嘉兴,所以每个房间都有一张或简或繁的老式雕花床。除了外公外婆睡的那个房间和床,其他三个房间、三张床都成了我玩乐和睡觉的场所。

外婆把番薯藤倒在天井里,拿来晒干的棕榈叶,我搬来两条小矮凳,一老一小开始忙活起来。外婆拿起一根番薯藤,噌噌噌地不出几秒钟,就麻利地把藤上粗壮的杆子采摘下来,而我才不慌不忙地拾起一根番薯藤在摆弄着玩呢!待我摘了一半,抬头一看,外婆脚边已经躺着两把用棕榈叶捆扎好的番薯杆了。我在心里嘀咕:外婆的大手肯定有什么魔法,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快。

一边嘀咕着一边小手就不安耽了,从番薯

那把番薯杆

●余丽艳

藤的末枝上摘下一根细小的番薯杆,熟练地剥去一大半的皮,然后从没皮的地方一小截一小截地掰开,顺着有皮的那边挂下来,最后隔一截把那段番薯杆抠掉。这是外婆教我做的一种“首饰”,做完可以挂在耳朵上,也可以挂在脖子上,甚至可以套在额头,随意佩戴,只要你喜欢。我做完两根“首饰”当耳坠,在耳朵上挂好,问外婆漂亮不?外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:“漂亮漂亮,艳艳最漂亮了。”听到表扬的我,屁颠屁颠地又开始帮外婆干活。

从外婆家到镇上,现在开车只需要几分钟,那个时候却是靠双脚去丈量的,这一个小时的路程却是我最喜欢走的一条路。一到周末就急急赶往外婆家的我,定然是要住上一晚的,第二天一早,我还要跟随外婆去镇上卖菜呢。

应该是凌晨三四点钟,天还是灰蒙蒙的。农村老人都习惯早睡早起,平时四点多起床的外婆这天会起得更早,因为要赶去菜市场占位置,去晚了好位置就被人占去了。刚读小学的我亦不知是哪里来的动力,那么早起床,又一路小跑跟着外婆赶一小时的路。现在想想,难道喜欢跑步的我就是当初这么练出来的?

这一路,我跟外婆聊了什么,已然没有了任何记忆,但是那种快乐真的是打心底冒出来的,任世间斗转星移,都挥之不去。

赶到菜市场,外婆找个好位置,把所有的菜就地铺开,等着镇上的居民前来购买。在等待的间隙,外婆把捆好的番薯杆解开,一根根地开始剥皮,因为剥了皮的番薯杆更让居民喜爱,价格也能卖得高一些。

想来,外婆应该也是喜欢带我一起去卖菜的。上了学的我已会算术,算个账找个钱已不

在话下,而且还能帮忙一起剥番薯杆皮,可以早点把菜卖掉,早点回家做农活,一举多得。

记得有一次,菜已经卖得差不多,只剩几把番薯杆,去买零食的我碰到几个小朋友,便一起玩耍起来,全然忘了外婆让我早点回去的嘱咐。待我回到摊位,外婆生气地嘟着嘴:“如果你早点回来帮我剥皮,这把番薯杆也早就卖掉了。”

看着临近中午的点,外婆只得收起那把番薯杆,带着我回家,这把番薯杆便成了中午我们的下饭菜。不知道为什么,外婆那句无心的责备,连同她那双因剥番薯杆皮而变得黑黄的双手,像烙印一样刻在我脑海里,让我一直自责。

我上高中后,外公外婆被大姨接到嘉兴养老,房子也卖给了别人,“外婆家”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。每年过年去外婆村里走亲戚,我都会在那个房子门口走一圈,从高中到大学,从大学到工作,一直到现在有了孩子,一年又一年从未间断。

驻足在外婆家这栋典型的江南天井房,看着白墙因年岁久远而长满青苔、布满黑斑,看着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石头门槛,看着紧闭的大门上的圆形拉环,所有儿时的记忆瞬时涌现,又感觉模糊不清,就像睡梦中外婆的脸。

离开几年,突然发现厨房那边坍塌了,成了危房,又过了几年,新房拔地而起,取代了记忆中的老房子。曾经的外婆家,就这样从我的世界彻底消失。

或许等我老了,我还会给孙辈讲述我在外婆家的童年,那些雕花床,那些卖菜的清晨,那把番薯杆……那个没有电子产品、没有空调冰箱的童年,他们不会拥有,就像我们不会拥有的老一辈人的童年。



梦里水乡

钱德星 摄

好客气

●王丰

花十七八岁,她的头发脱黄转黑,脸孔生起肉来,且生得白里透红,一双眼睛黑珠漆黑、白珠雪白,鼻头微凸,鼻孔像葱管。原先冷冷清清的麻子家,夜夜火炉边坐满,村里的后生家端着碗或放下碗都去麻子家聊天。六月里,麻子家茶都要多泡几缸,冬天里,火炉上炭也要多添几回。

麻子会打炮炸石头。村脚后山上有一个石摊,村里农家做屋填基,都在这里取石头。跟了麻子一起打石头的是村里一个后生家,叫长树,村里人叫他“留几根”。事实上,长树是麻子的徒弟,只不过没有做拜师仪式,没有挑过篲。

挑篲,指徒弟家里做些米粿、包子,剃一根里条(猪肉)装到亲眷篲里,挑到师傅家,那是正式的拜师。尽管没有挑篲,但麻子还是把长树当作拜师徒弟的。打炮眼,埋炸药,点导火线,撬石头,一样一样用心地教着他。

长树小时候生过一头癞痢,头上没有几根毛,这样的身体条件让他有些自卑,所以,他整天沉默寡言,是个“闷气松(叶家话指不肯讲话)”。但他做事是个好手,肯出力气,田地里的生活样样都会做,跟着麻子学打石头,亦下死力气。

有一天放炮,长树吹哨子,麻子点炮,过往

路人纷纷躲跑。躲了好长一段时间,炮总不炸。

一般一个炮,十来分钟,最长不过二十来分钟就会炸的。等过半个钟头,炮还不炸。麻子从地沟里爬起来想去查看,长树一把拉住他,自己爬起来,跑去石摊查看。

长树刚刚行到炮洞口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一蓬烟直冲上天,碎石块四处飞奔,长树一下子倒在石摊里。

导火线受潮,延缓了燃烧速度,这是打炮放炮时亦会出现的事。

麻子雇拖拉机,坐轮船把长树送到排岭的县医院。长树的命保住了,一只眼却瞎了,还留下一脸石头爆出来的疤子。长树这一年二十五,菜花这年二十二。长树还跟着麻子打石头,依然低头苦做,但话是越来越少了。

过了一年,菜花二十三,长树二十六。这年冬天,出奇的好天空,几乎日日是晴。菜花拉着长树,到公社里领了结婚证。村里人背后说:“癞痢配花速啊。”

“客气”的菜花和癞痢长树,恩恩爱爱平平淡淡地过到现在。他俩膝下有一男二女,两个女儿比菜花生得还要“客气”。